

春风寄暖 寸心念恩

董琳(任城)

又是人间四月天,春风和煦,草木扶疏。我总会想起菏泽颐养院的那片春色,想起父母双双在此安度晚年的温柔时光。这片烟火深处的安详天地,以清雅景致、周全制度与暖心陪伴,为步入晚年的老人们增添了安稳静好的醇厚岁月,也在我们全家悲痛之时,送来了最治愈人心的人间大爱。

菏泽颐养院是藏满温情的养老福地。院内环境清幽雅致,布局规整,亭台错落,花木常青,远离市井喧嚣。休闲步道、休憩长廊、康养区域一应俱全,紫藤绕廊,月季含香,青石小径被打扫得一尘不染。这里只有鸟鸣相伴、清风绕肩,一草一木皆含温情,一方一隅尽显人文关怀,让人踏入此间便心生安妥。

比风景更迷人的,是这家颐养院刻在骨子里的用心与担当。院内管理制度完善,长者起居、康养、医疗、膳食都有章可循。工作人员常怀赤诚之心,把每一位长者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对待,日常照料细致入微,三餐冷暖牵挂于心,病痛之时悉心守护,闲暇之际真诚相伴,让居所成为温暖的家园。父母入住期间,护理人员体贴周到,细致呵护,让我们子女少了诸多牵挂。

今年春节后,父亲病情突然加重。院方高度重视,侯院长、闫院长更是时刻挂念,亲自探望,多方协调医疗资源,全力施救。同时,院里还特别指派专人全天候贴心照顾父亲的日常生活,喂饭饮水,翻身擦洗,尽心尽力,毫无

懈怠。那份周全与尽心,让我们做子女的都感念于心。

世事无常,暮春时节,父亲安然离世。父亲撒手离去的那一刻,我们全家陷入悲痛之中。母亲更是悲痛欲绝,神情恍惚,难以释怀。老院长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他放下手头的工作,亲自探望问候。没有客套的寒暄,只有发自肺腑的共情与牵挂。一句句宽慰与安抚,让母亲深受感动。此刻我们深切明白,颐养院给予的不只是专业看护,更是超越职业、胜似家人的温暖坚守。

父亲离世后,颐养院领导班子心怀敬重与哀悼,特意送来花圈祭奠。闫院长带领工作人员登门慰问,肃穆行礼,送别老人最后一程。白花寄哀思,真情暖人心,这份厚重的人文情怀,在最难熬的时刻给予我们莫大慰藉。

追忆父亲,他一生忠厚老实,为人淳朴、正直善良,一辈子克己奉公,对工作兢兢业业。身为共产党员,他坚守初心、心怀大义,岁月风雨中一身傲骨,为民排忧解难,不争名利、踏实做人,以一生良善担当,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。

暮春虽逝,思念长存;岁月无言,恩情绵长。回望父亲最后的岁月,他有了得到了菏泽颐养院的悉心照护,得到了各位院长及工作人员的真诚相待,晚年安宁,离去有尊,是父亲之幸,亦是我们全家之福。清幽的环境、规范的管理、暖心的服务,这份深情厚爱,我们将永远珍藏。

阳台上的春天

张素丽(任城)

仲春的清晨,一缕阳光洒进阳台,隔着落地玻璃的狭长阳台上,几盆植物格外鲜绿。

靠近门边的大盆蟹爪兰花期已过,油绿的叶片层层叠叠,正努力向花盆四周舒展。旁边两盆芦荟叶片厚绿、尖端如剑,挺拔着身姿沐浴阳光。一转身,一抹红意撞入眼帘:阳台角落,一株单枝的蟹爪兰悄然绽放,红粉相间的双层花瓣,形似小巧喇叭,娇俏可爱。这株蟹爪兰,原是小侄随手从大株上掰下的枝条,婆婆简单扦插在小花盆中,没想到它活了下来,还鼓出了花苞,悄然盛放。我蹲下身子,轻轻抚触花瓣,这单薄的一枝蟹爪兰,几片绿叶前端的红,开了一个明艳的春天。

大盆的蟹爪兰开花时,红艳的花儿错落簇拥在花盆四周,花期从腊月一直延续到二月。去年冬天,婆婆把我阳台上那盆有点打蔫的蟹爪兰挪去养护,又将她阳台上缀满花骨朵的这一大盆蟹爪兰搬了过来。

除了蟹爪兰,阳台上摆放最多的是芦荟,大大小小七八盆,皆来自一株老芦荟。十余年前,父亲在市里住院,我暂住表哥家,偶然在阳台上看到两盆芦荟,它们叶片翠绿挺拔,充满生机。表哥见我喜爱,便赠予我一盆。父亲出院后,我带着那盆芦荟回到岛城的小家。光阴荏苒,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十余载,我在岛城也搬

了几次家,每次都带着那盆芦荟,它已成为我心底的一份牵挂。

老芦荟生命力旺盛,每年根茎处都会萌生许多幼苗,常常挤满花盆。我常会分栽几株送人,再留下些移栽到空花盆里。阳台上曾养过栀子花、杜鹃花和山茶花,因疏于照料,花期过后便渐渐枯萎,唯有芦荟野蛮生长,岁岁常青。即便盆土干裂、叶片暗沉发褐,只需浇上一瓢清水,不出几日,它便能重焕生机。

去年冬天,我将一株小芦荟移栽进高盆,短短两月便迅速蹿高,下层叶片变得肥厚宽大。到了初春,叶丛里竟又抽出半米多高的花茎,顶端分叉成两枝,开出长串细小的黄褐色花儿来。

老芦荟也在慢慢长高,一批批新生的小芦荟挤占着有限的空间,它的茎便渐渐向一侧歪斜。到去年年底,它的茎几乎弯成了九十度,整株植株都快贴到了花盆壁上。养了两年多的大叶绿萝焉了后,我把老芦荟也移进了换过土的大花盆里。只是它已完全直不起腰身,最底层的几片大叶子也变得灰扑扑瘦小了。这次移栽后,老芦荟根部尚未长出小芦荟,倒是它的那株开了花的子株,从根部冒出一圈嫩绿的芦荟苗儿来。

这些默默生长的可爱的绿植,给家中不大的阳台留驻了一整个春天。

菜园小记

小凯(嘉祥)

社区将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私家菜园,免费分给业主。消息一出,邻里纷纷踊跃报名,我家也如愿分得一块十余平方的菜地。

待到去收拾菜地时,我心里凉了半截。这片土地杂乱不堪,满地的砖头烂瓦、碎石灰块,到处都是残留的建筑垃圾。看着这块“菜园”,我打起了退堂鼓,觉得这片贫瘠荒地,根本种不出蔬菜。但在寸土寸金的小区里,父母看着眼前的这块地,眉眼间却写满了不尽的喜悦。

父母二话不说,即刻动手开荒。两人合力将大块水泥板搬到墙角,用铁锹铲起碎石砖块堆放整齐。一番苦干,父母用满手的尘土和湿透的衣衫换来有点“看相”的菜园。小小的一方菜地,足足花了三四个下午才翻整完毕。看似简单的开荒,每一寸松软的泥土里都有父母滴落的汗水。之后是起垄、整畦、松土,小小的菜园最终分割成六畦。看着有模有样的菜园,父母高兴得很。

偌大的菜园里,每天都有忙

碌的人,可谓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,争着谁家菜园的品种多、长势旺。我们网购了韭菜根、茄子苗、辣椒苗、西红柿苗,细心栽种、浇水施肥;又撒下了生菜、油菜和莴菜,还从邻居家移栽了瓠瓜和丝瓜。栽种下的是秧苗,更是一家人满满的生活盼头。

菜园成了我们心中的念想,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新话题。最先带给我们惊喜的是西红柿,缓苗后的西红柿开出了花,不消几天,叶间就挂了果。看着果子从指尖大小慢慢膨大,我们心中满是期待。韭菜根的缓苗期也顺利过去,几十簇韭菜煞是齐整,水灵灵的。我几次提议收割一茬尝尝鲜,父母却一推再推,一副疼惜爱怜的样子,让我不再好意思提起。

方寸菜园,一抔泥土,藏着耕耘的美好、生活的温柔。如今,菜园虽不葱茏,也已绿意铺展。我常驻足地头,看蝴蝶翩跹飞舞,细数枝头青果,在朴素烟火里,静静感受耕耘带来的纯粹欢愉。

云台山

张鲁豪(任城)

难得有长假,便和哥哥约好去河南云台山看看。我们早已厌倦了大城市千篇一律的街景,便奔赴这座以自然风景而闻名的地方。“去好好玩一玩吧,丢掉身上的疲惫。”哥哥这样对我说。

我们从梁山自驾出发,在华北平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,心情舒展开来。路途之中,我们途经黄河。身为北方人,我常见到长江,却甚少邂逅母亲河。在我印象里,黄河应当是怒气滔滔的样子,而我看到的,却是慵懒地流淌,从容奔赴大海。

驶入河南境内,平坦的地貌渐渐变换,连绵的山脉映入眼帘。“太行山!”哥哥指着群山说道,“过了太行山,就是第二阶梯了。”这样一说,地理课本上的概念便在眼前具体地呈现了出来。

坐在这里的我思索着,云台山跟其他的山相比,其特点是什么呢?我想,是他的安静。他就安静地坐在太行山系里,俯瞰着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土地,又以他的奇观诱引别人走进他的怀抱——去探索,去发现。

红石峡是其间最富盛名的景点。踏入景区,周遭骤然安静,几声

鸦鸣划破清幽。我们顺着石阶慢慢往下走,垂直落差大概一百米,便走到了山谷脚下。

一条小溪呈翡翠般的透绿色,从山谷的高处一层一层顺势流下来,每一阶都会哗啦啦地溅起水花。山体两侧,触手可及的地方,有钟乳石分布着,水滴从石头上一点一点流下来。这些钟乳石不像俗套的五光十色的钟乳石山洞那样被灯光装点,而是大大方方地展露在阳光下。

向上望去,山崖环绕,绝壁间生出几株小树。天空被崖顶包围着,阳光从天空的缝隙落下来,静静地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。从茱萸峰下来,哥哥问我:“王维写下‘遍插茱萸少一人’时,没有石阶山路,他是怎样上去的呢?还是说他只是在山脚下,感叹了一句。”这时,我想起了庄子那句:“天之苍苍,其正色邪?其远而无所至极邪?”

山脚下的街道干净整洁,没有多余的店铺招牌,也少有喧哗的人群。如此安静地坐着,看着远处山顶上的亭子与索道,心想:若能常常把心安放在这样的山水间,生活该是多么明亮。